

哲学欺骗和政治欺骗的混合物

——对“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点剖析

湖北财专 薛 哲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改造世界又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因此哲学和政治是有密切联系的。“四人帮”反党篡权的全部阴谋活动，就是大搞政治欺骗的过程，同时又是哲学上大耍骗术的过程。他们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可以说就是哲学欺骗和政治欺骗的一种混合物。

一

所谓“老干部是‘民主派’”，是建立在玩弄概念、以偏概全的诡辩基础上的虚妄断语，是对老干部的政治历史面貌的歪曲和污蔑。

民主派这个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大致说来，在近现代史上，这个概念是泛指反封建、反反动专制独裁以及反民族压迫的政治力量。其中有明显的质的区分，即阶级的区分，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又有无产阶级民主派，还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者是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与无产阶级民主派之间、在斗争中会不断分化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都一致肯定了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叙述了他和马克思的共同观点，他说：“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明确指出：要划清无产阶级民主派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线，“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182页）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一著作中，系统地分析了无产阶级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质的区别，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543页）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具体分析了中国民主革命中存在的各种民主派，指出：“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

革命民主派”，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民主派。

以“马列主义者”自诩的“四人帮”不是没有看到过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些重要教导，而是有意弃置不顾，有意抹煞事实上存在的民主派的阶级区分。他们一般在讲话、谈话中，往往使用“民主派”这个概念，而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则大都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概念。有时他们在文章中也提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总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属一起提的，当作同一性质的。至于无产阶级民主派，则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从来没有提及过的。他们就是这样有意识地把“民主派”这个一般概念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特殊概念混同起来，以便抹煞客观存在的民主派的质的多样性，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民主派的存在。这显然是玩弄以偏概全的诡辩手法。

张春桥正是采用这种诡辩手法，把“民主革命要求是懂得的”、“民主革命能跟着干的”人们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和他那一帮人也正是从这一点引伸出老干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反动结论。

这种反动谬论是不堪一驳的。张春桥一帮人在这里是“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列宁选集》第3卷第113页），在“民主革命”这个一般概念下掩盖了民主革命的质的区分。大家知道，民主革命有两种：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为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为目的；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其目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因此，对于“懂得”和“干”了民主革命的人必须进行具体的质的分析，要看“懂得”和“干”的是什么性质的民主革命，人们所采取的态度如何。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骨干，他们当然是懂得这个革命的要求的。但懂得这个革命的要求，干了这个革命的大多数工人、农民、却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张，而有自己的独立要求，在行动上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又有矛盾。至于“懂得”和“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量的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亦即无产阶级民主派，他们构成这个革命的领导骨干和基本队伍；当然，“懂得”这个革命要求、并能“跟着干”的，还有资产阶级民主派，但为数很少，而且严格说来，他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并非真正懂得，行动上也是动摇摇摆的。可见笼统地说什么“懂得”和“跟着干”民主革命的人，并一概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该是多么荒谬！

我们的革命老干部，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能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和处理问题，无疑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呢？！天下哪有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按照“四人帮”的说法，作为我们党的领导骨干的许多革命老干部都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么，我们的党岂不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岂不成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尤有甚者，“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胡说，在今天的中国，“老干部都有民主派思想”，甚至“大小队干部都是民主派”，这样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都成为疑案了，因为按照他们所说“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是不可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这些，很明显是对我们党和党的历史的恶毒诽谤。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呢？当然有，这是少数没有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心向往资本主义的人，就连这样的人也是会有变化的，其中不少人

后来转变了，进步了，至死不变的人，是极少数。“四人帮”把极少数当成大多数，甚至当成全部，就从量转化为质，使之成为歪曲事实真相的反革命谎言了。

二

“四人帮”不仅把老干部诬之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进一步诬之为走资派，这一反动谬论又是建立在他们大肆宣扬的“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这个虚构的“规律”基础上的。

江青说过：“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迟群供认：“四人帮”都说过“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规律”这样的内容。至于经姚文元直接授意，又三看三改过，以“池恒”这个黑笔名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黑文，更是系统地论述了这条所谓“规律”。“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也鸚鵡学舌地胡说什么老干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混入革命队伍，混入党内，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些民主派先生们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新贵族老爷”。

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四人帮”究竟根据什么提出这么一条“规律”呢？从一些黑话和黑文中略加搜寻，他们的主要论据可以归纳为三条：

一曰“既得利益”论。“四人帮”胡说，老干部满足于民主革命给自己“带来利益”，“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再前进就不行了”，“因而同社会主义革命相抵触甚至反对”。事情果真如此么？否。“四人帮”所谓民主革命给老干部“带来利益”，无非是说职位高了，生活优裕了。可是对于这一点，不同的阶级和人们是有不同看法的。在剥削阶级和投机革命的人看来，这的确是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为了这种利益，可以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但却不会满足。例如“四人帮”虽不够格称为老干部，却投机有术，的确大捞了一把，他们何曾有一天满足？他们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也正是和这种个人利益的追求息息相关的。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老干部看来，党和国家给某个人安排重要领导职位，决不是什么个人利益，而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职位越高，党和人民所给的责任、所寄托的期望越大，“任重而道远”，必须加倍努力；至于生活待遇，属于党和人民的关怀和鼓励，也是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和革命利益所做出的政策规定，必须正确对待。我们的很多老干部保持着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思想境界是很高的。他们懂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决心坚持继续革命不停步。“四人帮”不做这种具体分析，却抓住老干部在职位和生活待遇方面有所提高这一表面现象，又把她们自己对待这种现象的反动腐朽观点看做人们唯一可能的观点，硬栽到我们革命老干部身上，从而对老干部的政治面貌做出歪曲的论断。这正是列宁所批驳的那样，“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394页）。

二曰“革到头上”论。张春桥胡说：老干部只能干民主革命，“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站到对立面去了”。完全是林彪那个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反动谬论的翻版。为什么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呢？“四人帮”的许多黑文着重宣扬的一条主要谬论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要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权利，而老干部是以资产阶级权利作为“命根子”，必然要极力加以维护；从而使自己成为革命

的对立面。事实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我们的大多数老干部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根本不存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问题。他们从不盘算什么“既得利益”，而是把实现共产主义看作最高利益，其中也就包含着限制直至将来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权利的要求，怎么资产阶级权利反而成了“命根子”呢？我们的老干部根据历史的辩证法，又看到资产阶级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有所保留，如果不顾具体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任意加以限制和取消，就会引起社会生活的混乱，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发展，因此对应当保留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权利必须认真加以保障或者说维护。“四人帮”竟然反对这样一种辩证地对待资产阶级权利的正确观点和态度，只许他们自己乱讲“限制”和“消灭”，不许人家既正确地讲限制和消灭，又正确地讲保障或者维护，而在限制的问题上又只许他们乱讲所谓政治思想条件，不许人家既正确地讲政治思想条件，又正确地讲物质基础。他们正是用这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恶毒地攻击我们的革命老干部。

三曰“经验过时”论。“四人帮”的党羽迟群胡说：老干部“他们的经验就是复辟倒退的经验。退一步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对现在没有什么现实意义，还给自己贴一点金。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一套经验不行了”。也就是认为：老干部的经验原不过是民主革命经验，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变成复辟倒退的经验。这实际是“四人帮”的共同观点，是对老干部的革命经验的歪曲和污蔑。我们老干部的革命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其内容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决不仅仅是民主革命的经验，而且有大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应该说，多数的老干部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比参加民主革命的时间要长些，为什么偏偏只有民主革命经验，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呢？难道实践出经验、实践出知识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期就不灵了么？再说我们老干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取得的许多基本经验，是能够具体应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四人帮”不肯这样全面地分析和估量老干部的经验，就是要通过歪曲老干部的经验达到歪曲老干部的政治面貌，由“经验过时”的歪论引出“老干部过时”的歪论。

以上三条论据，显然都是“四人帮”从其反革命政治需要出发，凭借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种种诡辩虚构出来的。由此推论得出的所谓“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规律”，当然也就不是什么客观规律，而是纯属“四人帮”的主观臆造。我们并不否认，有人由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走资派，但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怎么能够把这种极少数人的情况当作一般规律呢？！

三

把“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全部内容和他们炮制、论证和鼓吹这种内容的全部观点和手法综合起来，可以说，无论政治上或哲学上都是一种欺骗。

为什么说是政治欺骗呢？这是因为：

第一、他们炮制和鼓吹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是打着反右的旗号兜售极右的货色，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凭着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可以自我标榜为“左

派”、“马列主义者”，而把所有革命老干部诬之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即右倾势力和修正主义势力。

第二、他们通过歪曲老干部的政治面貌，把构成我们整个党的领导骨干的广大革命老干部都诬之为走资派，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并且由这个资产阶级占着统治的地位。从而否定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否定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四人帮”在鼓吹这样的反动观点时，却居然打出了维护我们的党、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

第三、他们炮制和鼓吹这个反革命纲领，包藏着一个极大的政治阴谋。他们污蔑广大革命老干部，就是要作为“最危险的敌人”一概打倒；他们歪曲我们的党、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就是要“改朝换代”。“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歇斯底里地嚎叫：要“实现全面夺权”，要“象割韭菜一样，把所有的老家伙一批一批地搞掉”。一句话，他们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这就是那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要害所在，也就是“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所鼓吹的彻底打个“翻身仗”的真意所在。

为什么说是哲学上的欺骗呢？主要表现有以下两点：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观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中分割出来，任意地、孤立地、片面地、因而也就是歪曲地加以“应用”，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在表面上却给人一种似乎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外观。“四人帮”是自我标榜善于应用辩证法的，却完全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切从其反革命需要出发。比如，为了歪曲和丑化老干部的政治面貌，他们主观地限制马克思主义关于质的区别的观点的应用范围，并把它和关于事物相互联系的观点割裂开来，仅仅分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质的区别，偏偏不分析新旧两种民主革命之间的质的区别，并且抹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从而把参加了民主革命的老干部歪曲成为心中只有民主革命、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那里是什么善于应用辩证法，说是善于糟蹋辩证法，用形而上学取代辩证法，不是更恰当吗？

“四人帮”是自我标榜辩证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又完全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比如，他们为了把广大革命老干部歪曲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走资派”，肢解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的完整思想，脱离存在决定意识、存在的变化决定人们的意识或迟或早要随之相应发生变化的一般规律，片面强调意识落后于存在，把革命转变过程中干部队伍里发生的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现象绝对化，把广大老干部的思想都说成是绝对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可能前进一丝一毫的了。实际上也就是把人们的意识看成可以和客观存在分离的某种绝对独立的东西。他们这样一种思想观点，那里是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不是更符合实际吗？

第二、把纯属主观捏造的私货，装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词句，这是“四人帮”在哲学上实行欺骗的又一卑鄙手法。他们所宣扬的老干部作为“民主派”必然变为走资派的谬论，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那是纯属主观臆造，毫无真凭实据的，却被安上了“客观规律”的美名，借以迷惑人们的耳目；“我们是在揭示‘客观规律’啊！”他们以为这样给猪鼻子里插上了大葱，就可以装成大象——冒充唯物主义者了。但是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看待规律的？唯物主义者认为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人们只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客观事物本身去发现规律，根据规律的客观要求，自觉地遵循和运用规律；唯心主义者则相反地认为，规律是精神的产物，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规律，比如实用主义者就认为“规律”是人们造出来用以谋取利益的“工具”。“四人帮”正是用这种实用主义观点看待规律的，他们造出“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规律”，就是作为阴谋篡党夺权的一种“工具”。“四人帮”把这种臆造“规律”的唯心主义哲学，硬是装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词句，借以招摇撞骗，但狐狸的尾巴终究要暴露出来，掩盖是不可能持久的。

综合看来，“四人帮”在哲学上和在政治上实行欺骗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一切从我出发，有用即是真理的信条。张铁生这个“四人帮”的恶狗、反革命政治投机分子，公然反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叫嚷：“读那些没有用，我是不读的。”这句话倒是典型地反映了“四人帮”的帮哲学的实用主义特点。反革命的阶级本能使这个反革命分子感到，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和他们的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思想根本对立的，所以表现了如此深恶痛绝的反动情绪；但是他们凭着长期反革命的经验，懂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公开地毫无掩饰地鼓吹和推行他们的反动主张，那是不行的，相反需要打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于是他们就采取肢解、阉割、歪曲和篡改的办法，糟蹋马克思主义，“‘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673页）“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胡说什么：“目的不变，决心不变，……方法机动灵活”。又说：“利用走资派的手把我们扶上去，再把走资派打倒。”这些黑话更是清楚地反映了“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反动本质和特点。他们就是下了死决心，妄图实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为此可以要尽花招，不择手段。完全是一套江湖骗子、政治流氓的路数。

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5页）“四人帮”也是这样。张春桥是鼓吹和信奉“精神万能论”的，原以为只要他们那个帮派体系以及社会上一切反动势力的反革命精神动员起来，凭着他们那一套欺骗、讹诈的手段，就可以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天下拿过去，就可以迎来他们梦寐以求的那个“新桃换旧符”的“盛大的节日”。但是和他们想望的恰恰相反，历史给了他们无情的惩罚。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他们的反动迷梦，那个反革命政治纲领也就随着它的炮制者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由于它集中反映了“四人帮”的反动政治观点和反动哲学观点，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一定要认真加以剖析，彻底批判，以便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抓纲治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